

既己不欲，何必施人？

4C 陳子康

時間倒流到暑假開始之際，我在隊伍中擔任前鋒之位，每次訓練都會分為兩隊進行比賽，勝者將得到獎勵。

當時我因感興趣而報了足球班，卻未料我只有「三分鐘熱度」，很快便失去了興致。慢慢地，每次訓練我都是最遲到達球場的人，而情況更愈趨嚴重：即使距離足球班訓練時間只剩下半分鐘不到，我卻依然以「龜速」前進。我不以為然地想：「反正我不在，隊員也可以照常訓練的！慢慢前去也無傷大雅吧！」好不容易到達球場，我足足遲到了二十分鐘。看着球場上，隊友們在比賽中處於劣勢，努力揮灑汗水，我卻仍安然自若、慢條斯理地歸隊訓練。遲到似乎成為了我的常態，隨着遲到次數越來越多，我隱隱約約地感受到被忽視，隊友對我冷漠了不少，應該說——從眼神和行為上都透露出由心而發的厭惡及仇視。他們大多時候都選擇無視我，但我對此並沒有在意。

一日，我因在家無所事事而決定提早出門，奇跡地早到了球場。放眼望去，無論是教練，或是球員都不在球場。我很是疑惑，將球場杳杳見見全都搜查了一遍，但一無所獲。球場上廣闊的草地空蕩蕩的，顯得我是那麼的突兀。我坐在球場門口前的椅子上苦思冥想：「他們到底去了哪裏？這麼遲還沒有到？大家都在家睡大覺嗎？竟讓我獨自一人在這裏等候！」心中的困惑隨着時間流逝漸漸變為無奈，無奈再為怨憤，怨憤終化成詛咒，眉間急得深深皺起，我實在難以嚥下這口氣！

突然，遠處出現了一隊熟悉的身影，是教練及隊員們！我馬上捲起袖子，疾步來到他們面前，幾乎要動手似的斥責道：「你們也遲到太久了吧？你們知道我等了多久嗎？真是太過份了！」眾人對視了一會，接着便是哄堂大笑，其中一人對我冷嘲熱諷道：

「允行，原來你也知道遲到是很過份的嗎？上星期訓練，教練一開始就通知了大家更改訓練時間，是你遲到才錯過了！你知道你的遲到耽誤了多少場比賽嗎？你知道甚麼是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嗎？」冷不防的責備令我無從反駁，反之使我陷入沉思：原來我是最累贅的人嗎？原來我一直造成了許多麻煩嗎？原來我是如此令人討厭嗎？想到這裏，我難以接受，周圍的嘲笑聲變得格外刺耳，像是撕破了我身上的衣服，要我赤裸裸的站在眾人面前一般。我面紅耳赤，低下頭逃離這難堪的場面……

那時，墨黑的天空下着滂沱大雨，雨水像是斷了線的珍珠鏈子般傾瀉而下，壓抑的氣氛使我喘不過氣來。冷冽刺骨的雨水無情地灑落在正在奔跑的我身上。「允行，你知道甚麼是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嗎？」震耳的呵斥聲如錄音般迴蕩在我的耳邊，我停了下來，呆滯地望着馬路對邊的紅綠燈，久久未能轉為綠燈……

疾步跑回家中，我將此事向父母傾訴。豈料父母先是漲紅了臉，卻又露出了失望憔悴的容貌——擔憂氣憤但又無可奈何。「我們將你取名為『允行』，是要你言出必行，有責必負。只要是你的責任，就無論如何都要盡責實行！既然你報了名參加足球班，便要竭盡所能，準時到達，完成所有訓練。現在你不但半途而廢，更反過來要怪責隊友？」是啊！父母賜我「允行」為名，我卻完全名不副實，為甚麼我總是遲到呢？

回想上一次看見父母這個神情還是在小學的時候，手冊上是大大小小的遲到記錄，每每上第一節課都總會因遲了進入課室而打斷老師的授課，拖延了自己和同學的學習進度及小息時間。我依稀記得那個時候的父母也露出了相似的面容——擔憂氣憤但又

無可奈何，最後長嘆了一口氣，似乎再罵下去也於事無補。我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那個樣子，心中悔疚及複雜的情緒無限擴大，使我陷入了沉思的深淵……

是啊！既然我報了足球班，就要盡守時的責任，讓每次訓練都能順利進行。是啊！這也是一種承諾。作為青少年，便要主動肩負起自己的責任，做好本份；作為學生，無論對自己、教練或是課程都應給予最基本的尊重；作為球員，前鋒是難以替代的位置，若不是我遲到，小隊比賽也不會受到影響。自己也不想被其他人影響到發揮，哪又為甚麼自己要去影響他人的發揮呢？既然我會因為隊員遲到而心生憤恨，那我又怎能要求別人為我的過錯「買單」？

所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我深刻明白到那隊員為何要我理解這句話了！從多角度思考，處於對方的角度去看待事物，自己才能更加諒解他人的心情。俗語有云：「見微知著」，即是從微小的行為便能得知整個為人。大家都喜歡與能夠易地而處、將心比心的人相處，反之，將「痛苦」建築在他人身上的人，只會讓大家敬而遠之，退避三舍。從家庭、社會乃至整個人生，推己及人都是不可或缺的，既己不欲，何必施人？這回，我真正學會了！我真正理解這句話了！

不知怎的，四周的空氣變得不再壓抑，反而沁人心脾。天空的烏雲也漸漸散去，先前的寒冷不復再現，烏雲中漸漸透射出光芒，久違的陽光照射在我身上，是那麼的耀眼，那麼的溫暖，那麼的讓人心思清明……